



【在人间】

病房里的妈妈们

□雪樱

入院那天,安顿下来已是午后,我发现病房里的对床和邻床,都是由妈妈陪护。“妈妈病房”的名字因此而来。

母亲年纪大了,本来说好不让她去医院陪床,她不肯,默默地打包生活用品,默默地擦泪,还不忘装上我案头打开的两本书。实际上,我内心早已溃不成军。那天傍晚,我从门诊大楼出来,手里攥着住院通知单,穿过稠密而喧嚣的人群,低矮的乌云一团团聚拢,仿佛雀鸟扑打翅膀,将大片大片不规则形状的阴翳投进我的心窗,蓦地暗如井窖。

“既来之,则安之,别想太多。”母亲是个急性子,我抬高嗓门,安慰她。

病房里的时间慢得出奇,一如高处的吊瓶“嘀嗒嘀嗒”,好像凭空悬着一只钟摆,时刻敲打着我的神经。一些细琐的小事在病房里被放大,同时也加剧了它的焦虑指数。晨起,医生过来抽血,母亲剥了两只白水煮蛋,我勉强吃下一只,她的脸色立马有点难看。我尝试转移话题,无果,被她命令吃下第二只,并喝下一碗小米粥。一连几天,我胃里翻江倒海,一肚子不合时宜。中午时分,订的午饭来了,完好无损摆在窗台上,我没有食欲,她也没动,母女俩就这样僵持不下。去做检查,她跟在后面,不是进错电梯,就是被人流冲散。后来,不让她去,她一言不发,坐在床边,眼眸里盈满委屈。

“医生,检查结果没事吧?”她的心实在太小了,就装着这一句话。她的心小得像一粒芥菜籽,却能收进整个原野与天空——有我轮椅车轮辙印的地方,就有她的张望与庇护。

病房是临时容身的家。夜黑透了,透过窗户隐约可见三两星子。夜班护士交接完班,病房里就开启了“搭床”模式。多人间大病房,蓝色布帘横竖一拉,就围成了一个个小天地。两位年轻妈妈熟练地把椅子放倒,蜷缩躺平,却心事重重。母亲腿疾难耐,血压也高,带着一大袋口服药过来,她执意趴在床头凑合。夜黑透了,我睡意全无,蚊子嗡嗡作响。对床的小优在和家人打视频电话,时不时和妈妈一起露脸出镜。相处熟络后,她说自己在读大三,康复专业,马上就要实习了,这次是因皮肤过敏并伴有发烧,县医院迟迟无法确诊,辗转奔波来到省城大医院求医。

小优的妈妈四十岁冒头,身材细高挑,栗色披肩发,待人很热心,来了新病号,她总会传授一些注意事项。小优每天要用量杯记录出入量,她偏偏喝不惯医院里的热水,妈妈陪着她一块喝,两只粉色保温杯“干杯”的瞬间,有些滑稽。听小优聊起来,住院那天,什么也没准备,随手抓了几件衣服塞进箱子里,母女俩趿拉着拖鞋就上了顺风车。当天看完门诊,没住上院,在附近小旅馆里住了几天。“你看我穿的短裤,还是俺弟弟的,俺和弟弟是双胞胎。”小优戴一副黑边眼镜,性格开朗,一说话就笑,露出两个小酒窝。小优脖颈淋巴处贴着一块白纱布,还没拆线,她还做了腰椎穿刺。她特别怕热,夜里经常蹬被单。这天夜里,妈妈和小优打通腿儿,“只要她蹬开被单,我就给她盖上。我得看护好她。”小优妈妈操着一口地道的临沂方言,说道。

邻床静怡是个高考生,来自菏泽牡丹区,从入院那天,我几乎没见她下过床。把帘子一拉,她趴

在病床上,不停地用平板电脑刷短视频,自己“哈哈哈”笑出声来。即便是打吊瓶,她也保持这个动作雷打不动。她手面上埋着留置针,从上午输到下午,睡前还有一瓶液体。每天饭点一到,她开始“报菜谱”:“妈妈,今天吃照烧鸡腿饭,还是菠萝鸡腿饭?”“中午点个寿司吧,肉松沙拉紫菜的,还是双蛋黄肉松紫菜的?”经常是她刚下单,手机铃声便响个不停,店家打来电话说“缺货”。她气不过,嘴里碎碎念,第二天提前一小时下单,终于吃上了喜欢的寿司,不禁伸出手比“耶”。听她妈妈讲,女儿因出血过多进了急诊室,输了两袋血浆和一袋血小板,几天后病情趋于稳定,转到病房后,她妈妈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大家都看出来,妈妈对静怡百依百顺,打针、吃药、吃饭,想方设法哄她开心。午休时间,她跑下楼去超市采买,一兜一兜小零食,还有新鲜的橙子,都是女儿要的。静怡妈妈整日戴着口罩,后来我才知道她进来第三天就感冒了。每当饭后忙完,她就跑到阳台上大把吃药,冲感冒冲剂。

凌晨时分,病房里的呼噜声此起彼伏,后阳台窄窄的过道里,陪床家属也有序支起椅子入睡。静怡依然在玩平板电脑,有时候妈妈小声唤她睡觉,她嘴里吐出一些急躁的语句,令我心头一惊。隔着帘子,屏幕一闪一闪,恍若小怪兽逡巡的眼睛。她妈妈早早躺下了,却没有睡着,“你上厕所吗?我陪你去。”她装作没听见。“你自己去可要小心啊!”她还是沉默不语。片刻,静怡猛地从床上爬起来,趿拉拖鞋出了病房门,她妈妈轻轻起身跟了过去,留下一道瘦长而无奈的身影。后来,对床告诉我,静怡妈妈四十多岁才生下她,所以对她过度宠溺。

周三专家查房,告诉小优可以出院了,晚上她连续说了三句“我开心死了”,挨个给姥姥、爸爸、弟弟打电话,告知出院的消息。谁能想到,当天夜里她又发起烧来,护士让她一小时测一次体温。第二天,静怡反而先出院了,清晨5点钟,她妈妈就起床整理、打包,把两只保温杯接满热水,然后坐在床边给她梳头。那一幕场景,令我湿了眼睛。上班时间,静怡妈妈跑去办出院手续,去门诊开药,回来时背湿了半截。

几天后,小优退烧了,终于可以出院了。她破天荒点了一杯杨枝甘露,去冰,回来放到热水炉上加热,她喝得满面春风,令入院以来戒奶茶的我眼馋不已。那天早上,雨下得不慌不忙,她点了百吃不厌的鲜肉小笼包和豆浆,坐在窗台前,包子蘸香醋,吃得津津有味。她慢腾腾吃完饭后,妈妈再坐下来吃。我留意到,入院以来,每天都是这样的顺序。“我给她多点了两盒小笼包,回家路上吃。”小优妈妈说,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她办完出院手续时,雨势陡然增大,浓雾锁住窗户,母女俩穿上防晒服,推着拉杆箱冲进大雨的雾帘中,到路口等爸爸开车来接她们。

病房里的妈妈们,都是守望天使。从入院第一天,我就整夜失眠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后来我发现,我睡不着时,床头那边的母亲也没有睡,生怕我半夜喊她听不到。她腿疾未去,腰疾又来,陪床实在不是件好差事。想想,人生几十年,是一个彼此陪伴和相扶走过的过程。总有一天,她们老了,陪不动了,也需要亲人照顾,那将又是一个新的轮回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改裤脚的人

□明前茶

“师傅,帮我把这裤子裁短4厘米。”

改裤脚的人从缝纫机上抬起头来,欣喜道:“是你!真别说,你介绍的书真好看!”她把缝纫机上的书亮给我看,书名赫然是史景迁的著作《前朝梦忆·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。

我想起来了,一个多月前,我也在商场的这个角落改过我新买的另一条裤子,当时,这个改裤脚的中年女子正在读《雍正王朝》。

她放下书时,否决了我要把裤脚改短6厘米的建议。她坚持找来一双3厘米高的低跟鞋,要我换上新裤子,踩着低跟鞋行走,她蹲下,用一块划粉在裤脚上做了第一处记号;接着,她让我坐下,跷起二郎腿,再观察裤脚自然的上缩状况,在裤脚上做了第二处记号;她在两处记号之间踌躇半晌,取了一个中间值,这才开始下剪刀。

她的认真令我诧异,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。她扎着一个短短的低马尾,前额美人尖处有不少白发,她也不去染黑,就坦荡地让它保持原色。她戴着圆框眼镜,气质当然像一个孤独的裁缝,也像一个送走了很多届学生的乡村小学教师。

她做事很认真,裤脚剪短后,不慌不忙用蒸汽熨斗把裤脚一部位熨烫平整。她说,这样,锁边时布料才不会鼓翘。接着,她用Z字形走线为裤脚锁边,锁完后,向内翻折,再锁双线。我望向她的操作台面,那里悬挂着一个大铁夹子,当天改裤脚的票据就夹在上面。看她埋头工作,我搭讪说:“生意真不错呀。”她笑着说:“以前,改裤子的收入是统一定价,改一条给7元,多劳多得。如今,改裤子的费用由品牌支付,而不是商场支付了,有的品牌就会压价。上次,一个品牌的牛仔裤都把我逗笑了,裤管要截短15厘米,这么长……”她活灵活现地比划出自己的惊讶,把我逗笑了。接着,她沉吟三秒,感慨说:“作为一个裁缝,看这么多布料被浪费,很心疼。真的,我心里很矛盾,裤子改多了,我的收入当然会高些,可天天被一大群人催活,我就没办法将裤子改得很细致,更没时间看书了。”

我看她对历史书感兴趣,就建议她读读史景迁的书,我的建议是:“他的书写得像一座中国园林,移步换景,一点也不单调。而且,每一次看,都会有新发现。”她的手上没有笔,就将史景迁的名字写在手机备忘录上。

大概是觉得与我聊得投机,她那会儿又有空,就为我提供了额外的服务——西裤改短后,让我又一次试穿,她发现裤子的胯部做得过于肥大,正面有隐约的鼓包现象,就将我的新裤子反过来,在腰下划了两道线,接着,回到缝纫机上,在那里做了两个纵向的捏褶。我再次试穿,惊讶地发现,这两个小小的捏褶拉长了裤子的纵长线条,裤子的圆钝感消失了。她改变了这条裤子的气质,令它变得利落又飒爽。

此次再相逢,她发现我买了

一条带隐约团花的阔脚裤子,面料是丝麻混纺,这种裤子一旦不是拖地长度,垂顺感就可能消失。她跟我商量,要把裤脚向内翻折的边加宽,“这样,就等于给裤脚加了个衬,它有分量了,风一吹,裤脚就不会向上飘,整个人的样子就变挺拔了。”她手上拿着划粉,反复推敲向内翻折的边加到多宽才合适。用缝纫机锁边时,她还问我:“瞧出我这里的变化了吗?”

我四处打量,缝纫机依旧,各种颜色的线团依旧,裁缝须臾不可离身的软尺依旧,夹票据的大铁夹子依旧……她看出我的困惑,停下缝纫机,从试衣帘子的背后拿出一个五颜六色的拖把给我看,我才发现,是放在缝纫机旁边的几个圆筒形大袋子不见了。之前,那些袋子里装满了剪下来的裤脚布条,五颜六色的。

原来是商场的保洁阿姨们发现了她的宝藏,一下子把数年的储存都要去了。阿姨们分拣这些裤脚,将大部分容易吸水的布条留下来,又收集了商场里用秃了的拖把棍儿,从家里带来铅丝和老虎钳,公推一个巧手人儿,戴上手套,将这些五颜六色的布条绑成十个新拖把,除了自己人分配,也给裁缝留了一个拖把。阿姨们还将小部分吸水性差的面料,如缎面、桑蚕丝、涤纶、尼龙,装在一个口袋里还给了裁缝,并建议说:“以后遇到裤管是这种面料的,可以直接扔了。”

这件小事启发了裁缝,她意识到,在这冷气强劲的巨无霸式的商场中,还有人与她一样,坐在很小的角落里,维持这庞大商场的运转,她们同样付出很多,她们的所需,却不一定被他人看见。裁缝观察这些保洁阿姨的需求,发现她们中的不少人,一天好几次在“找手机”。保洁阿姨通常都有50岁了,年轻些的也有40岁,她们的工作总是被人打断,问路的,吆喝桌子没擦干净的,打听垂直电梯或母婴卫生间在哪儿的……来的都是客,她们都要回应人家。年纪大了,一旦被打岔,转眼就记不起手机搁在哪里了,她们有时把手机落在清洁设备间,有时落在商场中庭休息区,有时落在地下一层的快餐店里……如果拆开这些被淘汰的裤脚,为她们做一根系住手机的斜背带,不就能解决这些“失而复得”的忧喜、颠簸?

裁缝打开抽屉给我看:她做了十几根双面背带,一面色彩艳丽,一面色彩素雅。她说,下个月3日,有一位年纪最长的保洁阿姨就要退休了,她听别的保洁阿姨在议论说,要给这位一起干活满7年的伙伴办一个告别会,为她切生日蛋糕,让她记得这里还有挂念她的人。裁缝打算参加这个告别会,向每位穿浅咖色保洁服的阿姨奉上她的小礼物。

裁缝在商场二楼的角落里,转眼就坐了25年了。改完我的裤子,她又开始在缝纫机上埋头看书。在她额头垂下的一缕透亮的白发上,我瞅见了一个知足、安乐、向内求索的灵魂。

(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)